

长篇历史小说

这是一部经过深度思辨的颠覆之作。它向以「助纣为虐」为代表的传统概念发出了挑战。威武超迈的殷商末帝子辛，接手了危机四伏的帝国。他有眼光有智慧，识轻重明进退，养晦韬光，大略雄才构成了他丰满立体的人格主色调。他情感的丰富、细腻，也在与少女妲己的

武王伐纣

又名「商周之战」

复杂关系中淋漓尽致地铺展开来。周文王、姜子牙、周武王、微子启、比干、箕子等，被传扬了几千年的人物，在小说中性格鲜明，有声有色。他们终于剥离了概念，穿越了历史尘埃……这是一部殷商帝国及其君主的悲剧，对于民族几千年来习惯性认知，也是一个冲击。

毛颖·著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长篇历史小说

这是一部经过深度思辨的颠覆之作。它向以「助纣为虐」为代表的传统概念发出了挑战。威武超迈的殷商末帝子辛，接手了危机四伏的帝国。他有眼光有智慧，识轻重明进退，养晦韬光，大略雄才构成了他丰满立体的人格主色调。他情感的丰富、细腻，也在与少女妲己的

武王伐纣

又名「商周之战」

复杂关系中淋漓尽致地铺展开来。周文王、姜子牙、周武王、微子启、比干、箕子等，被传扬了几千年的人物，在小说中性格鲜明，有声有色。他们终于剥离了概念，穿越了历史尘埃……这是一部殷商帝国及其君主们的悲剧，对于民族几千年来习惯性认知，也是一个冲击。

毛颖·著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王伐纣/毛颖著. 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 2012. 8

ISBN 978-7-5080-7124-4

I. ①武… II. ①毛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95142 号

武王伐纣

著 者 毛 颖
责任编辑 高 苏
责任印制 刘 洋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
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
版 次 2012年8月北京第1版
201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开 本 670×970 1/16开
印 张 18
字 数 313千字
定 价 32.00元

华夏出版社 地址: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

网址:www.hxph.com.cn 电话:(010)64663331(转)

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。



仰望天空和俯瞰大地
(代自序)

老早前，有个叫“简狄”的姑娘，据说是远古帝王誉的次妃。啥叫“次妃”，说不清。反正是她，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她跟另两个姑娘在山野泉池洗澡，天上飞过燕子，途中下了个蛋，简狄接住蛋吃了，就怀孕了，生下个儿子，取名契。这个“契”，就是殷商部族的始祖。而那个简狄，则可谓殷商部族的“始母”。

差不多同期，帝誉的元妃，是个叫做“姜嫄”的女人。一天，她到山野去做什么，在地上发现十分巨大的脚印。可能实在闷得难受，就踩着大脚印玩，忽然就有了怀孕时才会有的生理反应，她当然很害怕，忙跑回家。不料真怀孕了，生下个男孩。天哪！丈夫不在家，怀孕了，生儿子了，哪儿说理去？她当然恨这孩子，就把他扔了。不想，男婴被遗弃，居然冻饿不死！走兽见到他，还绕着走，飞鸟竟落下来，铺展羽翼呵护他。姜嫄觉得孩子不凡，又抱回来，取名“弃”，用以标榜孩子曾经被抛弃。这个“弃”，后来有了子孙，发展出自己的部族，再慢慢变成一个国家，就是“周”。姜嫄，也就可以称为周部族的“始母”。

以上取材于《史记》，显然带有神话色彩，说是“历史”，实在勉强，只能称之为两个部族的“起源传说”。可同是传说，却又有很大不同。简单归纳，最重大区别大概有两处：

一、殷商起源传说，简单，直接，充满快乐——三个女子结伴洗浴，肯定欢声笑语。燕子飞过，大概天气不错。燕子下蛋，坠落下来，接住了，二话不说就吃，率真。生了儿子，没什么奇怪的，养活着呗。也似乎不在乎丈夫“誉”是否介意，就这么养活下来了。而周的故事就阴暗、凄凉、复杂、无情了许多——作为元妃的姜嫄，显然比“次妃”简狄要孤单——人家有玩伴，她没有。闷得发慌，于是，见到巨大脚印都能玩半天——好玩的事儿实在太少！忽然就受孕了，反射出“被动”的潜意识。怕“不祥”，怕别的什么，反正在简狄多了许多顾虑，以至于竟遗弃了亲生骨肉。后来又是怕——怕孩子是什么神的化身，就抱回来养……孤独、不能自主、害怕，让我们很同情周族的始母，也为他们的老祖能活下来而庆幸。

二、从简狄和姜嫄受孕的最初动因看，她们的行为习惯有明显不同——飞翔着的燕子如果能下蛋，还能被接住，接的人一定是看到下蛋了。燕子在飞翔，地上的人，须仰视才得见。巨人的脚印在地上，走路的人要是也仰视，肯定看不见。平视，能不能看清也存疑。多半是低着头才能清楚看到。也就是说，姜嫄，十有八九是在俯瞰大地时，发现那个要命的巨人脚印的。而接住飞翔的燕子下的蛋的简狄，更可能正仰望着天空。

这种“视角”的区别，从构思这个故事的开始，就深深缠绕在脑海里。直到写完最后一笔，仍挥之不去。于是就有了这个命题——仰望天

空和俯瞰大地。本来,想作为故事的后记。可编辑老师却提议放在前面。于是,就壮着胆子“自序”一把——

先简单说说这篇故事。

故事讲的是远古的“周”如何战胜更远古的“商”(或称“殷”、“殷商”)。准确点儿说,是讲周的武王怎样战胜商的末世君主纣。因年代太过遥远,实在搞不清当时的人们,也就是故事中的人物们,如何讲话。也不知道,倘使真弄明白、写出来,看故事的人,也就是您,亲爱的读者,会不会觉得生涩难懂。索性就用比较现代的语言表现人物对话——无论如何,一部小说,还是该有人物对话。这样一来,故事中人物的对话就多少脱离了“背景时代”,恳请谅解!

其实这种语言时代特征的“移植”并不稀奇。我们古代的文学作品,大概也多半做了类似处理。包括跟这篇故事有点儿沾边的《封神演义》,也十有八九是采用了作者所在时代的语言。

一部《封神演义》,似乎让人人都知道了那时的情形。可只要还有一点清醒的唯物意识,就会明白,《封神演义》讲的是依托那个时代的神话故事。其“基础”,大概包含早先关于那个时代的一些历史文献,比如,记录了前述两个部族起源传说的那部巨著《史记》。

作为今人,我们不仅比《封神演义》作者更有条件去采集、去分析,也更多肩负诠释“人性”或说“人”(而不是神)、清理先民的作为(而不是臆想)的使命。何况,本选题的性质是具有严肃性的历史小说。所以,构思时,就努力去忘掉了《封神演义》,还以自认为较为理性、客观和满认真的态度,研读了能找到的相关史料,包括古人的和今人的,包括基于传统“印象”的和相对“非传统”和“反传统”的,并试着把它们分别归纳成两大“门派”:

一派是基于传统的、相对权威的——林林总总,包括《史记》这样的“经典”。暂且称为“经典派”。

另一派是“非传统”和“反传统”的。也着实不少!其中不乏古今名人大家的言论。暂称“颠覆派”。

对这些资料审度、分析、品味,再审度、再分析、再品味,磨蹭了差不多一年,弄到头皮拍破!较什么劲呢?就是想尽可能捋出一个清晰、连贯、有逻辑的轮廓。外带受“谁也不得罪”的私心驱使,也想把两派观点适当“兼容”、“中和”。结果惨淡!

如果读了这篇故事,您觉得“颠覆”了、“翻案”了,或作者试图“颠覆”、“翻案”,不管您是支持还是反对,我都得说,那并非写作的初衷,不

是处心积虑的,而是审度、分析、品味了两派资料后,多少有些无奈的“不得不”。因为,研读过后,惊讶地发现——

“经典派”资料是基于《史记》的基本轮廓,加上《封神演义》的一些内容调和而成的。前面说了,《封神演义》纯粹的神话,当不得真。而《史记》的有关记载,则明显能让人感觉到两个疑问:

首先是时间上的跳跃和事件记叙的俭省,似乎“步子太快”了,以至于有了“前言不搭后语”的迹象。

再就是对周文王姬昌的神化和对纣的妖魔化。在之后的史书里,对其他人物,这样的处理并不鲜见。连本朝开国皇帝都敢编排,惹了大祸、遭了官刑还“执迷不悔”的司马迁老爷爷,也不得不犯这样的“错误”,实在说明了“传说”力量的强大。

前言不搭后语和客观精神的缺失,呈现给我们的“历史”,就缺乏了基本的逻辑性。《封神演义》式的填补,更放大了这种缺陷。加上前仆后继的鹦鹉学舌,不免让人想到“攻守同盟”、“统一思想”之类不耽误事儿却耽误人的规则。倘使没对比,不对比,或许还能付之一笑地说句——他那么一说你那么一听。可再看看“颠覆派”们怎么说,就有了把“经典派”都卷进垃圾桶的冲动。

不是故意反传统和没事儿找事儿式的叛逆,而是确实,人家“颠覆派”说的更合情合理、更有逻辑、更具人性。较早的,不敢说最早,是孔爷爷的得意门生子贡,一直到毛主席,还有古往今来很多公认有学问有见地的人,都表示了对“经典”的怀疑,甚至不少人还做了自己的诠释。不敢说一定正确。涉及“历史”、上古历史,“正确”、“精确”,也实在太难为人!但至少,历史也好,别的什么事儿也好,都应该具有必要的合理性,应该尊重并依托“人性”,也多少都还该有些许分歧,以及,具有必要合理性、尊重并依托人性的分歧的理由。

对比下来,就在徘徊无措中下了决心——颠覆!或者说,做了更多站在“颠覆派”立场的打算。

想定了,动笔!确立三个基调:第一,殷强周弱,殷是维护一方,周是倾覆一方(不争论谁更正统,毫无意义);第二,纣再不怎么样,主观上也是想维护自身家国的;第三,所有人物都是“人”,而不是“鬼”、“妖”、“神”、“魔”或别的什么不是人的玩意儿。

基调之上,多少受“纣是个改革家”、“末世思救以补前缺”、“借天机行人事”之类见解的影响,就试图以今人的方式,借助有限资料,本着把那个时代大致亮明白,勾勒一幅还算靠谱的“印象派”画面的意图,下笔了。终于下笔了!

不管怎么说,怎么解释,小说毕竟还是小说。不可能不去虚构、不去渲染、不融入情感。所以,颠覆也好,翻案也罢,小说讲的都是故事,不是信史,也没想要辩明多少大是大非。甚至,为了好看,并向“经典派”们致敬,故事里,多多少少,明里暗里,也掠过了一丝丝《封神演义》的影子。看得出看不出没关系。故事嘛……

故事怎么讲的,您一看便知。讲得如何,更由您批评。回到命题——仰望天空和俯瞰大地。

现代心理学认为,人(或由个体的人构成的组织)的任何言行,都不会是“无意”的,都具有特定的含义。关乎部族起源的传说,是很严肃的“言”,因而一定包藏着某种特别的具体意味。这种意味未必会被传说的制造者、传播者、修正者们完全主观能动地感知和支配,很可能一直都在“潜意识”层面游动。如是,则这种“潜意识”化的反射,理论上讲,可能更接近真实。

由此,不难猜测,起源传说中包含的特殊意味,深刻暗示着部族本原的、基本的“性格”。形象点儿说,殷商部族,其“性格”更类似“仰望天空”。对应地,周部族的性格,更趋于“俯瞰大地”。

先简单看看这两个动作:

“仰望天空”——畅想的时候;无忧无虑的时候;相信天上会降下“福”的时候;虔诚地向上天祈求的时候;歌唱的时候;喝多了的时候;向往光明和高远的时候;纵情哭大声喊的时候;渴望飞翔的时候;景仰的时候;打哈欠伸懒腰的时候……未必都会真的仰望天空,但肯定不会俯瞰大地!

再看“俯瞰大地”——苦思的时候;羞愧或羞涩的时候;觅食找水的时候;耕作的时候;说谎的时候;喝多了吐的时候;埋葬的时候;站在高处看来路的时候;想藏起来的时候;被景仰或寻找景仰的时候;寻找失落的东西的时候……还有很多时候,我们的民族会自觉不自觉地俯瞰大地。因为,我们早习惯了。

是的。我们的民族,后来更习惯俯瞰大地,而不是仰望天空。就是祭天,我们也不会真正去仰望天空,因为不敢!但我们一定会在膜拜时,低着头,俯着身,去触碰大地。我们是依赖土地的民族。这种依赖,让我们渐渐忘了仰望天空,再不去想、去渴望,仰望天空!

我们的民族性格,更像古老的“周”。这个民族,曾经不遗余力,甚至有些不知羞耻地把更古老的殷商妖魔化。对殷商部族建立的殷商帝国的末世君主子辛,更加妖魔化。以至于,人们都普遍认定,那一定不是

个人，而是个魔王。以至于，很多人都只知道他叫“纣王”，而不知道他本来的名字——子辛。

包括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的诸多新近相关研究和资料表明，殷商帝国，是比后来的周广大、集权得多的国家，其主流经济是以青铜铸造为核心的工业加工。虽然，他们占据了最适合发展农业的地方，可相比于青铜铸造业，同时代农业的发展和成就实在捉襟见肘、乏善可陈。究其因，大抵跑不出技术垄断、武力强大的物质基础和“仰望天空”的族群性格。那时，后来被长期称为“中国”的中原地区，到处都是青铜铸造作坊和纵酒欢歌的殷商人，弥漫着虔诚古朴而又血淋淋的巫鬼文化。这跟世界同期其他地方的文明非常相似，可以说，是当时的主流文明。世界其他情形类似的民族，后来的发展各不相同，其中把工商业比较完整、持续发展下去的，比如古希腊的雅典，比如罗马帝国，后来就演变成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策源地——希腊诞生了“科学”的概念，孕育了奥林匹克；罗马之后的意大利策源了文艺复兴和大航海。而我们的殷商帝国，却被农业部族周取代了。这种取代，不幸非常牢固，相传三千余年，直到我们的国门让人家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……

话说到这儿，不禁会想——如果殷商帝国不亡，不被农业部族取代，而一直传承工商业社会形态，我们会不会成为早期工业国，现在早就是工业强国了？这个问题不会有答案。因为，历史，不存在，也决不接受“如果”。换言之，不管多凑巧，多不幸，殷商帝国确实被农业部族取代了。没法改变！

可是，灭亡，被取代，只是凑巧和不幸么？从广义的历史唯物观看，一个国家的消亡和崛起，一定不全是偶然的，也就必定不可以简单归结于某些特别事件和个体的人。

正如易中天先生论述的满清“并非亡于政，而亡于制”，殷商帝国的覆灭，也很像是落在了极相似的宿命上。即，殷商帝国的灭亡，是制度问题。而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，是社会制度的核心。殷商被农业部族取代的史实，似乎衍射出这样的意思——至少，在当时，在我们这片土地上，农业，比工商业更合适。殷商之亡，是社会制度、生产方式和相关资源矛盾激化的必然，而绝非一场战役的结果。

这样看去，不管愿不愿意，都难免悟出——历史，曾经慷慨地赋予过古老华夏“仰望天空”的“工业化”的机会。可结果却是惨痛而壮烈的失败；谎言的掩盖与修饰；以周的分封及长达五个半世纪的战乱纷争（春秋战国）为标志的分裂，以及战国末年的铁血战争及秦帝国灭亡这样高昂的修复成本；还有——三千多年的忘却、误读、篡逆；沉溺于小农经济

的主流社会哲学；英雄主义的缺位；狭隘、软弱、自以为是、乐于编织和相信谎言的群体性格……

从早期工商业到农业社会的“回归”，或说“倒退”，无非指向两种可能——要么，就是我们的民族，加上我们的资源，根本不适合工商业；一切相关梦想和努力都“先天不足”，并因而势必难以真正成功。亦即，我们就不该、不能“仰望天空”。要么，就是我们集体心甘情愿地继续，甚至永远，营造、巩固以阴沉、冷漠、无情和谎言为基石的精神境界，并心安理得地生存其中，也就是我们热爱、沉迷于“俯瞰大地”，不愿意去“仰望天空”！

“仰望天空”和“俯瞰大地”的“性格”转换的标志，是农业的周战胜工商业的殷商。“标志”中的“标志”，就数“武王伐纣”了！

抛开历史的必然，所谓“武王伐纣”的胜利，想来或多或少有些偶然。这篇故事中，就刻意勾画了这种偶然，也刻意“轻怠”了这场划时代的战争。因为其实，很可能，那并不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——它仅仅毁灭了纣，并没真正撼动截至那时仍很强大的殷商帝国！

当然，作为周，这场战役有太多意义，也太值得记取。后来，周就再没什么可以拿出来显摆的军事成功了。因而，也就自然而然地去强调、放大、神化这次胜利。周享国长达八百年，足够让后人去习惯并麻木于这种强调、放大、神化，而忘了去问个究竟。

不仅周，再后来，我们这个农业民族，也太缺乏可以夸耀的军事成功。所以，也实在乐得去强调、去放大、去神化“武王伐纣”。

这几乎是历史的必然——农业民族，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军事强势。农业社会，最少见的就是军事的强大，却不断发生被袭扰、被劫掠、被欺凌、被屠城、被占领的悲剧。这大概源于“有了粮食就可以不吃肉”的生活方式所决定的意识导向——我们民族传统的军事审美，近乎病态地崇拜“以少胜多”、“以弱胜强”，并心安理得地止步于此。这就注定了我们在军事上永远都挣扎在“堪堪”和“不堪”之间；沉迷于打倒、扳倒了谁谁的浅层的“胜利”，注定了我们的军事手段和行动永远都不能达成“到底”的目标，而几乎必然地引发反弹，付出长期不安定的高昂成本，其中包括民众的信心和社会公信力的保持！而这种幼稚并且脆弱的军事观的根子，恐怕就在“武王伐纣”及其带有偶然性的胜利！由此看，与其说“殷鉴不远”，毋宁说“周训犹存”！

不过，某种意义上，我们还是应该感谢“武王伐纣”的不彻底和农业的周部族军事上的潦草，使得“纣”亡而殷商未彻底消亡。他们的后裔，丧失了“工”的基础和条件，却把“商”作为他们在农业社会中的生存方

式，延续了下来。我们后来对这个行当的称谓——商，就源于此——那些经营在流通领域的人，是“商”的后裔，即“商人”。他们所做的是“商”业。从事“商”业的“商人”们，在别人俯瞰大地的时候，还时不时地仰望天空一下，至少，最开始时会这样。也许后来，商人也渐渐淡忘了，不敢了，不会了。因为农业民族太强大，也太歧视他们。他们丧失了繁盛的帝国，只能低下头求生存，甚至要比别人低得更低才行……

当然，也不是说，殷商帝国时代，人人都仰望天空，都不俯瞰大地。那只是一种行为特征的比喻。殷商帝国末世，俯瞰大地的周已很有气候；仰望天空的殷商也并非先前那样直率欢快——如果她没有问题，任凭谁，也毁灭不了！

可正如明亡于崇祯，而败于万历；清亡于宣统，而始溃于乾隆；殷商之亡，客观些看，不好都怨她的末世君主子辛，也就是“纣”。研读资料，得出朦胧印象——真正该为殷商帝国的衰亡负责的，更是在位近六十年的武丁大帝！

史界公认，武丁时代，是殷商的鼎盛时期。那时，殷商彻底垄断了青铜铸造技术，对外大力扩张，对内高压统治，是典型的“帝国时代”。然而，无限度地扩张和杀伐，必然导致深刻社会矛盾，引发强烈反抗！放眼同期世界历史，似这样近六十年的长期高压军国主义统治，之后尚能历八世近百年，坚持到子辛这一代，已经是奇迹了！

这个奇迹，不仅有力说明了殷商帝国的强大，也似乎折射出——武丁之后，特别是文丁、乙、辛这最后三世，具有相当的维持、修补能力。周武王伐纣的胜利，恐怕不能完全对应为子辛的失败。或者说，未必是因为子辛个人怎么怎么样，就一定导致了这个失败。而“经典”们，却不遗余力地把责任都给了他，给他戴上了魔鬼、变态狂的面罩，让后人难辨本来面目。而揭开这个面罩，看到一个比面罩更接近真实的样子，实在是把“究竟”搞明白一些的要紧的关键！

真的——真的该好好看看子辛这个人。

知道“经典”们对子辛的形容的今人，如果具有一般常识范畴的社会见地和逻辑思维，都大抵不会毫无保留地相信“经典”们。至少也会发出“太变态了吧”之类的疑问性感叹。持完全批评态度的“英雄论”者，也大有人在。这实在是一种可贵的反思和历史与人性的回归！如同李清照的“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”。如同被整个欧洲咒骂的拿破仑，在其过世不过几十年后，就得到全世界理性、宽容的看待——英雄，永远是有争议的。而极有可能，子辛，殷帝辛，殷商末世君主，就是典型的英雄——情感丰富、能力超凡、以己度人、满怀英雄主义情结……从我们民

族后来的政治观看，他其实很可能是最不适合做帝王的那种人。

本书对子辛这个人物，就比较倾向“英雄论”，并比较刻意地把他描写成改革家——之前的问题积累，因为性格和地位，他很可能是个改革家，而且，在我们民族的历史长河中，还算是杰出的一位！只不过，他失败了。败得很惨！败者贼啊！

改革，是要死人的。不同仅在于谁死、死多少和怎样死。改革，是要触及根本的，是要打破以至毁灭旧有秩序的！是一定会侵犯权贵的！和风细雨、瞻前顾后，不可能成功！再要是采取逆流式的取向，并用谎言加以包装，以使其“看上去”正确，那就干脆不是“改革”而是“复辟”！真正的改革，需要勇气和英雄主义，需要相当自我牺牲精神。就像故事中的子辛——假如他不是他，他肯妥协，肯放下，肯轻视自己的责任，肯得过且过，凭他的能力，完全可能平安等到寿终正寝。死后便再不怕“洪水滔天”。可他选择了斗争，选择了担当，最后选择了死——改革，实在不好单纯以成败论英雄！没有自我牺牲的决绝，趁早别谈！

子辛到底有没有改革，怎样改革的，很难说清，故事里的演义，也实在用不着太较真。那其实都是为了把他还原成一个“人”，都是为了撕下“经典”们给他套上的妖魔化面罩——他，子辛，跟我们一样，有父母兄弟，有爱人子女，有七情六欲，有缺点，有软弱和任性。他又跟我们不一样——或许天资更好，又生在那样的时代和那样的家庭。他必须背负祖先留下的基业和过失，他想要让更多的人更长久地繁荣、平安下去。他试图带着他那一代人，无论贵贱亲疏，历经共同的、势必艰辛甚至险恶的努力，换来改变。他主动改变自己，也自然而然地借重与生俱来的权力要求别人多少跟着做些改变。他有点儿骄傲，有点儿强人所难，有点儿霸道，有点儿过度自信……仅此而已！放在普通人身上，这些都算得了什么呢？他的不幸，或者说错误，更多在于，他不是普通人，而不是，不该是，作为一个不普通的人，他都做了些什么！

可无论怎么还原，怎么颠覆，都不可能改变事实——“武王伐纣”武王一方胜出；之后，农业的周取代工商业的殷商；还有，“仰望天空”的淡出和“俯瞰大地”的流行。

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昭示出这样的情形——周，从“武王伐纣”到被秦所灭，八百年间，直接控制的土地、资源、人口，从未达到殷商末期的水平。其权威，也从未达到殷商“帝”的水平。武王伐纣时，无论从国家规模、军事能力还是财富水平，周都远不是殷商的对手。老大殷商虽积重难返，却还远不至于不堪一击，何以一触即溃了呢？难道周有什么殷商没有的“秘密武器”，有什么他很犀利而殷商却很缺失的东西？

对这个重大疑问，“经典”们早就给出了答案——纣太暴虐，妲己太荒淫。《封神演义》进一步解释说，妲己受了妖魔委派，专门祸国殃民，纣被其妖惑，倒行逆施，丧身失国。而周则受了上天和天师们的帮助，以支持其覆灭殷商来对抗那个妖魔……跟《荷马史诗》似乎异曲同工——足够浪漫，也足够扯淡！“颠覆派”中较为普遍的观点，倒显得更具合理性。本作，对其做了故事化的推演——的确，周及其盟友，有殷商和子辛所没有（至少是远不如其犀利）的特殊武器，就是那很常见的两个字——谎言！

前面说过的部族起源故事就似乎能够表明，周部族的思维框架中，充斥着殷商所没有的阴暗和无情。这种阴暗和无情，以及先天的疲弱，很容易构成谎言文化成长的温床。

当然，不是说，子辛有多么诚实。他很聪明，很不虔诚。他能参破谎言，自己也编织谎言。可到底没玩过不如他聪明的那些人——谎言的对决，胜负的关键不在谁更聪明，而在于谁更敢于扯谎，以及谁能找来更多跟着一块儿扯谎的同道。拼到最后，比的决不是技巧和能力，而跟很多其他事一样，比的是“态度”和“规模”。子辛，和他的殷商，说到底，真不是谎言的行家。他只是耍了些小聪明而已。那些小聪明，最后让他付出了沉重代价。所以，本故事最后，非常主观地，甚至是任性地，让他悲惋于被欺骗的痛苦，让他在诀别人生的前一刻，焕发出对诚实和爱的无限渴望。

有诚实，才有爱。谎言的世界里，没有爱！

阴沉地俯瞰大地，比清高地仰望天空，更容易说谎，更容易听见和相信谎言！我们俯瞰大地的时间太久了，满身满脑子都沉积着谎言的浊气。这浊气让我们步履沉重，让我们麻木不仁，让我们忘却诚实，失去爱，并最终找不回自己……

希望，诚挚地希望，这个故事，能让人们记起我们曾经仰望天空，品味到仰望天空的真诚、瑰丽和壮烈。

也许，我们可以，或者说应该，问问自己——要不要甩掉三千年一路沉积下来的谎言的浊气。现在！

也许，当决定甩掉时，我们可以试着抬起长久俯瞰大地的眼睛，试着重新学习仰望天空。现在！！

目 录

仰望天空和俯瞰大地(代自序)	1
引	1

第一卷 天 命

第一章 “象山”奇遇	13
第二章 乍起心结	18
第三章 疑窦与危局	23
第四章 天意难违	29
第五章 截刑	37
第六章 小杀止大戮	45

第二卷 人 愿

第七章 西岐的玄机	57
第八章 锥邑之会	63
第九章 沫邑大舞台	70

第十章	“立储”阴影	77
第十一章	第三起疑案	85
第十二章	惊世之变	91

第三卷 荆 棘

第十三章	失算	101
第十四章	“难题”试“奇才”	107
第十五章	暗流	114
第十六章	人诡神谲	120
第十七章	风云大作	129
第十八章	以变应变	134

第四卷 激 荡

第十九章	怅失旧梦遇新颜	143
第二十章	九侯夺棺	149
第二十一章	姐已封妃	156
第二十二章	伯邑考之谜	163
第二十三章	创造错误	169
第二十四章	无墙大都	176

第五卷 较 量

第二十五章	鹿台之苦	187
第二十六章	两个阵营	193
第二十七章	放还姬昌	200
第二十八章	分庭抗礼	206
第二十九章	箕子之亡	213
第三十章	内外交困	220

第六卷 抉 择

第三十一章	问己莫问天	229
第三十二章	女福女祸	235
第三十三章	陷	242
第三十四章	阴谋论与阴谋家	249
第三十五章	攻守易势	255
第三十六章	最后的倾覆	262



31